

# 目 录

李毓莲	.....县志办揭驹业整理	1
莫尤	.....县志办伍玉琦整理	7
“白石医生”李德权	.....伍玉琦 方柱波	10
回忆解放前的青平中学	.....关锡琪	13
十年地下斗争片断回忆	.....邓 杰	18
廉江孩子剧团	.....李支宪	27
望江南 忆母校廉中	.....赖炳寿	31
民国初年廉江的匪患	.....胡焕彪 刘桂和	32
平坦盗匪与“廉吴治安社”	.....林 梅	37
廉城古貌（一）	.....赖炳寿 刘桂和	40
廉江自然概貌	.....县志办李益超整理	43
日军雷州支队投降书	.....县志办钟珠提供	63
民国年间廉江一名县长李美桐趣闻	.....揭驹业	66
封面设计	.....钟 阳	

# 李毓莲

## 揭驹业整理

李毓莲，女，本县新民区三角山村人，1924年生。九岁丧父。不久，兄与弟又先后夭折，剩下孤女寡妇，靠替人织布为活。由于从小生活于贫寒家庭，李毓莲养成刻苦耐劳、热爱劳动人民的品质。小学毕业后，于1944年春考入廉江师范。是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南路。秋，廉江县城沦陷了。

国破山河碎，壮士志不灭。不甘于做亡国奴的南路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组织抗日武装，开展了保家卫国的战斗。在廉师任教的中共党员吴世光、陆镇华组织师生，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李毓莲在廉师浓厚的抗日气氛熏陶下，在吴、陆两老师培育下，进步很快。不仅努力学习功课，还积极参加各项抗日活动，表现得很出色。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与日伪勾结，疯狂地破坏镇压抗日运动，吴世光、陆镇华等一批中共党员被国民党政政府通缉，他俩撤离学校转入地下活动了。在廉师就读不够一年的李毓莲，按吴老师的布置回到家乡，参加了杨君群（杨

生)、许以章等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战斗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李毓莲在家乡三角山、田界、新塘一带村庄的山间小路上，日夜奔忙着。她带动妇女上山斩柴，开荒种麻织布，支援抗日部队。她通过组织妇女会、兄弟会、同心会、地下游击小组等形式，发动各方面力量，组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她还积极创办夜校多间，亲自巡回上课，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灌输马列主义。李毓莲以自己的实践，创造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1944年12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春，廉江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中共领导下，不断地向纵深发展，建立了新塘抗日联防区。李毓莲在联防区的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在田界组织起一支以村队为基础的永不脱产的联防队，配合在九洲江活动的河防大队，抗击日伪，保家保乡，迫使驻防在廉城、安铺的日伪军不敢贸然到联防区去抢劫。是年秋，国民党两个正规军，在所谓迎接“盟军”接受日伪投降的同时，疯狂地抢夺胜利果实，镇压抗日的革命力量。闯到南路后，首先占领抗日联防区，恢复地方反动政权，大肆清乡扫荡，捕杀抗日游击队员。中共抗日的主力部队被迫转到遂溪泥地（浮塘）。在艰困的斗争环境下，李毓莲急流勇进，按照党组织布置，在田界一带坚持更隐蔽的斗争，大胆地发展一批共产党员，壮大革命队伍。在三角山村还建立了全县第一个由女共产党员组成的党支部，与国民党、日伪人员进行拼搏。

形势越来越险恶。1946年3、4月间，为了保持力量，等待时机，中共上级组织决定把廉江一批党员骨干北撤山东，其余人员化整为零，分散各地隐蔽活动。这样，上下级

之间、各地之间的联络就显得困难多了。为了建立情报交通联络站，廉江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赖鸿维拟在湛江市赤坎开设织布厂，以此为地下联络站，并把这个任务交给李毓莲。这是沟通廉江党组织与南路特委之间的主要联络站，事关重大，举足轻重。李毓莲感到这是党对自己的信任，但如何去完成这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呢？要办织布厂，必须首先解决一笔资金。当时党组织的经济是很困难的。她发动群众捐助，动员母亲把自家几匹黄麻布、一头肉猪变卖，借贷别人十石稻谷，邀了几个可靠的邻居入股。筹措了资金后，便到赤坎今九二一路租了一座楼房，买了两台织布机，一边织毛巾出售，一边搞情报联络工作。

1947年，南路解放战争形势变化，根据工作需要，党组织把李毓莲从赤坎调回田界区，担任区委委员职务。她负责关洞、三叉一带新开辟的村庄。她艰苦深入，把新区工作开展得很好。她不管白天黑夜都串村走户，既帮助群众劳动，又帮助群众排忧解难，深得各村男女老幼的称赞和爱戴。她从中物色对象，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扩大党在农村的影响。

肩上的担子重了，李毓莲对自己的要求也越加严格。她整个身心扑到革命工作上。不分份内份外，不顾个人安危。有很多工作女同志干不了的，她抢着去干；男同志办不到的，她也能办到。一时间，在廉西南广大群众心目中，李毓莲成为一个神机妙算、变化莫测的女强人。她一会变成有发髻的中年妇女，串村过棚，闯进敌人的心窝去，探情况，送信件；一会她又是一个威武的指挥员，带领民兵，夜袭国民党县政府，把县官们吓得团团转；一会她又摆地雷阵，把抢

村扫荡的敌人炸得叫苦连天。

1947年夏，国民党几个保安队纠集地方反动团队，疯狂地围剿粤桂边区游击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反复扫荡。8月7日起，保十团围剿新塘、龙湾等革命根据地，妄图一举扑灭新生的红色政权。敌人沿途奸淫虏掠，残杀群众。李毓莲按照党委的指示，立即采取措施，一面组织群众转移，一面研究斗争对策，决定引火烧身，把敌人拉开。几个夜晚，她率领民兵，摸到国民党廉江县政府的身边，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地打击敌人。一时枪声、炮声大作，摇撼着整个县城，啾啾的子弹掠过屋顶，把国民党官员们吓得屁滚尿流。在龙湾一带抢劫的保十团，每闻到廉城方向的枪炮声，都大惊失色，以为游击队主力又捣他们的老窝，不得不慌慌张张地赶回廉城。

1948年春，国民党反动派的清乡扫荡更疯狂毒辣，地方反动势力亦异常嚣张，在新塘区一带村庄，遍筑碉堡，组成联防队，每处都驻兵几十名，对我游击区进行监视封锁，妄图困死我们游击队和人民群众。李毓莲组织群众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部队极端缺乏枪枝弹药，上级党委组建一个地雷厂，自制地雷。李毓莲带领民兵学习制作、试放。经过反复试验，成功地学会了装制等操作技术，炸毁了敌人碉堡。还在要害地带开展地雷战，大量杀伤敌人，迫使敌人不敢贸然进村抢劫抓人。敌人在这一带地区吃了共产党的苦头后，侦知很多事情都是一个叫李毓莲的女共产干的，便发下密令，四处设下暗哨关卡，发誓要活捉李毓莲。

李毓莲意识到自己斗争环境越来越恶劣，但他并没有畏葸不前，反而更勇敢多变，与敌人周旋。一天，李毓莲在新

塘参加区委会议，上级要她执行一个紧急任务：通过敌人封锁线，二天内赶到鱼埠岭村去，完成任务后再返回三叉村待命。同志们知道这个任务异常艰险，时间又紧迫，不免有所担心。李毓莲却置之泰然，满有信心地说：“再危险也得去。我对付敌人惯了，有把握完成任务，请大家放心！”她梳妆打扮，长辫变成发髻，把刘海一梳，一副农村少妇模样，身藏手枪，手挽篮子，篮底放些衣物，上面放着大面额包着小面额的一堆钞票。通过敌人碉堡时，敌哨拦住喝问。她即答某村的，送钱给城里读书的弟弟。李毓莲深谙敌兵见钱眼开的心理，当把篮子给检查时，敌兵见到一叠钞票就伸手去抢。李毓莲佯作不肯，大声哭喊：“还给我，我借来给弟弟作伙食费的！”敌哨怕纠缠，上司知道要把钱“上交”，即连声斥喝：“还不快走开，老子揍死你！”李毓莲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顺利地通过了关卡。

李毓莲凭着自己的机智勇敢、沉着大方，利用灵活多变的斗争艺术，几年来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李毓莲在群众的眼里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干部，在敌人眼里是一个很厉害的女共产。国民党廉江县长陈钧镇，在全县悬赏缉拿李毓莲。她意识到敌人越恨自己，自己的工作就越重要，一息尚存也要为党积极工作。她完全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1948年6月24日晚，李毓莲在关洞村处理完事务，又转移到三叉村开会。但她的行踪被盯梢的反动保长李继荣所察觉。翌日上午李毓莲正在三叉村召开党支部会议时，被国民党廉江自卫队和乡兵包围逮捕了。

李毓莲落入敌手，敌人渴望从她身上榨出一笔政治油水。但是，提审谈话、威胁利诱都无济于事。县长陈钧镇亲自出马审讯，结果当着众多爪牙的面，李毓莲义正词严把陈钧镇斥驳得理屈词穷。陈钧镇气炸了肚子，拍破了台子，盛怒之下喝令动刑迫供。于是，吊打、电刑、灌辣水、钉指头、老虎凳等酷刑都用齐。但刽子手们完全徒劳，他们始终未能从李毓莲的口中撬出半句有用的东西。

陈钧镇在束手无策下又要出另一个花招，强迫李毓莲的母亲“劝降”，并限令，如不听从就当面杀死她的女儿。这个含辛茹苦把女儿拉扯成人的母亲，和中国许多革命母亲一样，有疼爱儿女之心，更有热爱国家之心。她理解自己女儿是为了国家民族的解放，为了劳动人民的翻身事业而坐牢的。她来到牢房，看见女儿遍体鳞伤，心痛至极，但见到女儿那种宁死不屈、坚强乐观的神情，却又感动至深。母女俩在狱官的虎视眈眈下，心照不宣：不能向敌人投降而遗臭万年！因此，她放下一套新衣服，久久地凝视着女儿，女儿点头示意后她才慢步离开了牢房。

国民党反动派对付不了李毓莲，只好下最后的毒手。于1948年11月17日，在星月无光的午夜，悄悄地把李毓莲从廉城关帝庙监狱里推出，几十名荷枪实弹的刽子手把她捆绑到廉城之东的长尾岭下杀害。

李毓莲“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就义时，她昂首挺胸，面向自己斗争的游击区，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最强音，震撼着廉江的夜空。牺牲时24岁。

# 莫 尤

伍玉琦整理

莫尤，本县横山区大岭乡排沟村人，1950年生。1967年初中毕业，1969年4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6月任排长。1974年3月任副指导员。1979年2月15日，在对越自卫反击、保卫边疆作战的前夜壮烈牺牲，时年29岁。

莫尤出身于农民家庭。8岁开始读书。在学校里，他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努力学习，遵守纪律。每次放学回家，他不是跟着父母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就是学雷锋做好事。莫昌忠夫妇是村上双目失明的“五保户”，料理生活很困难。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经常到这对老人的家去，挑水劈柴，帮这帮那，一直坚持到入伍前。到了部队后，他虽然不能这样做了，但每次回来探亲都给些钱照顾莫昌忠夫妇，受到乡亲邻里的称赞。

莫尤参军后，被分配在广西边防部队某团最艰苦的北山边防点上。北山，是个偏僻的边境山寨。那里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边防线长。一个排守卫着那里，巡逻的时候，要背着背包，挑着炊具翻山越岭，吃住全在途中。然而，困难艰

苦动摇不了他保卫祖国的决心。他在日记本上写道：“没有边防战士的艰苦，哪有全国人民的快乐幸福？”为了便于掌握边防情况，他决心向壮族战士学习壮语，向边境群众学习土话；为了解边防历史，他一面翻阅资料，一面进行实地调查，对照印证，勤问勤记。这样经过长时间的努力，莫尤对边防的历史、社会情况了如指掌。同志们都称赞他是名副其实的“边防通”。

成了“边防通”，莫尤就掌握了边防斗争的主动权。1974年8月，越南公安人员窜到三十三号至三十四号附近我叫成地区，演出了一场丑剧，硬说那里是越南的领土。莫尤赶到现场，引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驳得越南公安人员无言可对，一个个灰溜溜地窜回去了。

祖国的南疆风云多变幻。从1974年之后，越南武装人员经常搞突然袭击，越过边境围攻甚至殴打我执勤人员。每当遇到这样情况，莫尤总是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向越南武装人员进行说理斗争，把那些无赖斥退出国境线，勇敢地维护祖国的尊严。

1978年以来，越南当局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华排华。莫尤目睹越南侵略者犯下的一桩桩罪行，几次要求上级下令惩罚他们。他说：“看到祖国的边境受到强盗的侵扰，我吃不饱，睡不香。只要上级说声打，我就冲在最前头，为保卫边疆，甘愿粉身碎骨。”

1979年2月中旬，中央军委下达了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作战命令，莫尤激动高兴的心简直要蹦出来。党支部分工他管后勤保障工作。一连几天，他为做好自卫反击作战的准备，废寝忘餐，通宵达旦地工作。

2月15日傍晚，忙了一天的莫尤顾不上吃一口饭，就带领连里的4名战士和二营机炮连的几名同志，乘坐3辆满载着弹药器材的汽车，隐蔽地向边境前沿集结地域开进。他们来到预定地点，立即把弹药器材从车上一件件地卸下来堆放在地上。

就在他们快要把弹药卸完的时候，一个意外的事故发生了：副班长梁发昌把一提袋炸药放在地上后，正当他转身准备提运最后一提袋炸药时，不慎裤脚管挂着了炸药包上的一根拉火管。别的战士发现了，喊了一声。这时，正在右侧几米远埋头整理爆破器材的莫尤听到喊声，心头立即紧缩起来。周围堆放着许多弹药，停放着3辆汽车，有15名干部战士在场，旁边还有一个村庄。如果不迅速采取措施，不仅堆放的弹药器材会化为乌有，村庄会变成一片火海，战友、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而且大爆炸声必然会惊动敌人，暴露部队的战斗意图，影响整个自卫反击、保卫边疆作战部署。在这危急的关键时刻，莫尤一个箭步冲上去，抱起嗤嗤冒烟的炸药包，奋不顾身地向路旁的一个洼地飞跑。当他冲出十来步远，“轰”的一声巨响，炸药包在他手上爆炸了。弹药汽车保住了，战友和附近村寨群众的生命财产得救了，莫尤同志却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实现了他生前“为保卫边疆，我甘愿粉身碎骨”的钢铁誓言。

为表彰莫尤同志的英勇行为，广西军区党委给他记一等功，中央军委授予他“舍身救战友的好干部”和“一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号召广大边防干部战士向莫尤同志学习。

# “白石医生”李德权

伍玉琦 方柱波

李德权，惯称“白石医生”，本县吉水区白石乡白石村人，一八九八年生。其父李长彩是中医外科医生，擅长跌打正骨科、疮疡科。早年常在廉城镇大生堂药店、吉水圩两益药店坐堂行医。李德权十八岁时随父学习医术，二十五岁悬壶行医，先后在龙湾、石岭、廉城、吉水和遂溪牛圩仔等圩镇药店坐堂。解放初，参加吉水区联合诊所。一九五八年后，曾经在雷北县城南卫生院、廉西卫生院、吉水公社卫生院当医生。

李德权一生从事中医外科，努力钻研《医宗金鉴》等医籍，善于总结其父的治病经验，并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提高和创新。他灵活运用中医、草药、针灸和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技术，对治疗痈、疽、疔、慢性骨髓炎及其他疑难杂症有独特的技术。在四十多年行医历程中，不管路程远近、白天黑夜、刮风下雨，他都做到有求必应。解放前，在交通极不方便的情况下，为了及时出诊，他先后购马四匹作坐骑，朝出晚归，走村串户，送医送药上门。他辨证施治，用药适宜，尽量减轻病者负担，对家境贫困的人，常予免费治疗；以精

湛的技术，良好的医德为病人解除忧痛。正因如此，所以远近闻名，就医者甚众，慕名而来的除本县外，还有来自化州、遂溪、博白、陆川、合浦等县的患者。

一九四七年的一天，干地下工作的李年在吉水地区被敌人打伤了大腿。李德权知道后，主动而秘密地为他治疗。当时正处于革命低潮，白色恐怖，万一走漏风声，就有生命危险。为了不被敌人发觉，李年的住处转移不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德权为抢救革命同志，不顾个人的安危，请人作陪前往上药。经过一个多月，在他的精心治疗下，李年伤愈归队。

一九五二年，新民白扶岭村一男孩患小腹痛，求医多处，医治罔效；又因治病日久，家境贫寒。在病情加重、腹部脓肿，脓液渗入腹腔，面黄肌瘦时，请来了李医生治疗。李知道病人的实际情况后，自采草药煲水清洗，外敷，还赠送中药给病者内服。医治不久，病已痊愈，而李医生却分文不收，病者家属大为感激。

一九五九年，良洞公社苑瑶大队八一砖厂的工人黄××颈部患病腐烂，到湛江市某大医院治病时，被认为癌症，还告诉其亲人，多买些好东西给他吃（意思是患上不治之症，活不长了）。回来后，在病情恶化、腐烂见骨的时候，求医于李德权。李医生认为治病要紧，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经过细心诊断，确定是“出山虎”后，李医生采取外用“神灯照”，内服中药等方法进行治疗。结果，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病人化险为夷，疮口痊愈。一九六二年，化州县新安公社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患湿毒流注（俗名“瓜藤疮”），症状大热大渴，全身生疮十一个。她在新安医治不见好转，前

来请李德权医生。李见此状，采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尤其大胆使用“斑蝥蒸鸡蛋”这一药方，以毒攻毒，并“艾灸五壮”（取穴位少商、百会、隐门），只经十五天，病人身上的疮全部消散，身体康复。

李医生从医四十多年。他医术高明，为人所赞，广为传颂。而他却不以此傲视同行，相反地令人有“友直、友谅、友多闻”之感。他见人所长，不是妒忌，而是虚心向别人学习；有人若是向他请教，他欣然答应，乐以传授。再是，不满足，求充实，善于积累，勇于实践，随时注意收集民间秘方。为了把自己和其父的医术传给后人，他在传授给自己的儿子的同时，曾经培训了十多名农村医务人员，使他的医术后继有人，在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九六六年十月，李德权医生因高血压脑溢血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八岁。在他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还有不少患者直登门庭，当惊悉他已离开人间，个个叹惜不已。



## 呱呱坠地

旧社会，青平是县内读书人少，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1941年秋，全县七个区已有六个先后创办了公立或私立中学（廉江中学已有高中部），唯青平区还是空白。1942年秋，车板乡一些绅士虽也在原保定中心校办起了私立保石中学，但因财力单薄，师资不足，学生来源少，结果不到一年，就坚持不下去了。面对这种情况，青平乡绅廖华南等于1943年3月提出筹办中学的建议。5月，召开区内各姓士绅会议（车板乡曹良夫等不参加），会上作出了几项决定：一、成立校董会，推举廖华南为董事长，管栋臣为副董事长；推定雷世营为校长，关锡琪负责筹备立案工作；二、定青平小学为校址，并在其左边另建青小校舍；三、拟定经费筹措办法：

1、由各姓祖尝田附加；2征收青平圩市场租；3、政府拨款；4、收学费。并推定陈穆堂，关勋南、刘文楼、谭德修为财务人员；4、拟定校名。在校名问题上争议较多，有人主张“清平中学”，有人主张“升平中学”，最后定为“青平中学”；五、当年秋季招生开学。

经过一番筹备，立案批准了，经费筹集到了，校舍解决了，便印发简章招生。结果来自长山、石颈、雅塘、石岭、

## 回忆解放前的青平中学

关锡琪

塘蓬、龙湾、营仔、吉水，广西博白县的沙陂、大洞、龙潭及本区青平、沙铲、车板三乡的考生共五百多人。按成绩录取一百人，其中长山、石颈占了30%，沙陂7人，雅塘5人，石岭3人，塘蓬、吉水、龙湾、大洞、龙潭各2人，营仔1人，而本区却不达一半，尤其是偌大的青平圩仅取1人，附近几条较大村庄，除横埗埔录取1人外，光村仔、大石头、龙狗场一个也没有，至于其他小村就更不用说了。因受校舍限制，教室宿舍缺乏，此后每年只招生两班，个别年度只招一班。计1943年招第一、二班，1944年招第三、四班，1945年招第五班，1946年招第六、七班，1947年招第八、九班，1948年招第十、十一班，历年共招十一个班。

## 茁 壮 成 长

学生招来了，首先要解决的是师资问题。在雷世营任内，除校董会指定聘请国民党区党部书记管章明和雷世营的侄子雷宗钧外，经过各方介绍遴选，聘请了李梓明、谢拔英等进步教师，以后又聘请了刘英智、罗增熹、李家顺、谢惠周、揭宽业等。在雷任内，先后任教导主任的有李梓明、刘英智、蔡贻琼、关锡琪。1947年李承煜接任校长后，又聘请了杨瑞龄、刘付瑀、王英、李沛华、刘付舜等教师，先后任教导主任的有王英、关锡琪。在办学方面，国民党的学校也标榜所谓德、智、体、群、美五育。其组织机构：校长之下是教导主任，教导主任之下设教务组、训导组、体育组及总务。解放前的青中，虽是国民党统治下的学校，且国民党青平区党政又在身边虎视眈眈，但是由于每个时期有进步人士

和共产党员在起作用，所以办得较有生气，较有特色，校风学风较好，社会评价也较高。从开办第一个学期起，我们就通过教学、歌咏、戏剧、借革命书刊给学生看和个别联系教育等方式，向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除抗日革命歌声充满校园外，我们还在青平圩关帝庙戏楼和车板圩戏楼多次公演《海国英雄》《袁世凯》等革命话剧（后来还被国民党县党部邀去廉城演出），所以大部分学生思想素质是比较好的。体育空气也较浓，每天早晚全校师生都排着队伍，唱着抗日歌曲，高呼抗日口号，以整齐的步伐迈过青平圩街道，去烧炮岭运动场上早操和课外活动，既锻炼了师生体魄，活跃了师生生活，振奋了师生的革命斗志，又唤醒了沉睡的青平圩居民。学生的篮球、排球队比较过硬。1944年至1946年间，第一、二班先后两次到文中、蓬中、平中、廉中、安中及遂联、培才等校比赛，除篮球失利于廉中、排球失利于平中外，余均获胜。至今仍受青平老一辈人的称赞。教学质量虽不很高，但每届毕业生都有相当部分升上廉中、良中。最重要的是大部分学生思想觉悟较高，解放前投入革命队伍的人多。现在有不少当年青平中学的学生在省内外工作。据粗略了解，处级以上的就有温斗平、龙有岳、关锡琨、李启林、刘继欢、钟贞贤、李维兴、温清、杨复焕、关国瑞、李宗奎等。

## 经 受 考 验

但是青中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多灾多难的。建校初期，因为办得比较出色，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

意，认为赤化了。1944年元旦，国民党廉江县党部特邀廉中、廉师和青中到廉城黄门坡演戏。演出后，他们嗅出廉中演的《杏花春雨江南》、廉师的《风波亭》和青中的《海国英雄》、《袁世凯》“有问题”，便赶紧炮制黑名单准备抓人；而我们还在东街敬卢二楼分配角色排演《一个未登记的同志》。幸好得知得快，散得早，否则定遭毒手。然而李梓明终究不敢久留，而离开了青中。1944年秋，遂溪三青团书记林太文亲到青中召集师生“训话”，动员学生参加三青团，委雷世营任区队长、关锡琪任区队副，结果我们没买他的帐，并没有成立三青团组织。1945年“双十”节，我们在青平圩出版“庆祝国庆”墙报，县里来人看了，多方挑剔，说墙报有攻击国民党的异党言论，要追查“坏人”，后经我们据理斗争才得以平息。1946年上半年新来的教导主任、国民党员蔡貽琼和体育教师、国民党员岑元祥（二人是雷宗钧的同学）反动气焰嚣张，到任后，便接二连三地 在学生中推销《中国之命运》，搞“三人联保”，发动学生参加三青团。然而在觉悟了的学生的抵制下，他们的美梦不但难成，反遭学生罢课抗议，结果仅呆一个学期，就灰溜溜地夹着尾巴走了。1947年至1948年，青平清乡区先后两次来校扣押了进步教师罗增熹、中间分子教师江斯度和进步学生刘继欣、杨德琼等，经我们多方营救，才把他们保出来。1947年下半年，青平乡乡长曹德辉和管兴章到青中召集师生开会，歇斯底里地指责学生参加共产， 声音要解散学校，卒被关锡琪驳得理屈词穷而退却。事后，他们又把 在青山脚祠堂杀害的谭达聪的人头挂在关锡琪住房窗外的 树桠上，以示警告。同时，诬告李承煜串连游击队来学校捉学生（注：游击队想通